

尘

侠

士

情

下册

风

著

牛不也

中华通俗文艺丛书

中华通俗文学丛书

尘

侠

士

情

下册

风

著

牛不也

目 录

第 一 章	栖霞父子	1
第 二 章	旧情未了	31
第 三 章	奇情苦志	62
第 四 章	江湖新知	90
第 五 章	幽谷青凤	134
第 六 章	古寺白虎	162
第 七 章	飞絮落花	193
第 八 章	老干新枝	222
第 九 章	英雄大宴	255
第 十 章	恩情难酬	295
第十一章	双姝遇险	333
第十二章	痴汉怨妇	360
第十三章	山中魔影	394
第十四章	黑白双剑	425
第十五章	云雾遮天	452
第十六章	白毛老怪	484
第十七章	千里孤坟	523
第十八章	荒野鏖兵	549
第十九章	玄冰毒掌	575
第二十章	风尘困顿	607

第二十一章	心驰神往	628
第二十二章	铁剑画龙	650
第二十三章	凤鸣九天	694
第二十四章	排难解纷	729
第二十五章	旧仇新恨	761
第二十六章	情迷意乱	786
第二十七章	离合无常	814
第二十八章	危机重重	840
第二十九章	大战栖霞	864
第三十章	情仇恩怨	895

第十四章 黑白双剑

陆华追上数步，颤声道：“于姑娘、冷姑娘，飞絮究竟说了什么？她……她为何人所害？”

于玲珑回头见陆华脸色苍白，嘴唇颤抖，想一想道：“陆少侠，我们什么也没问。柳女侠骤遭大难，身心两伤，还望陆少侠善言开导，细心慰解。报仇大事，可暂且放一放，从长计议。”这是于玲珑的细致处。她知一般女子蒙受此类奇耻大辱之际，往往伤心欲绝、痛不欲生，性格刚烈的，说不定就会寻短见、了残生。因此暗示陆华不要追问。

陆华哪里听得进去，听身后柳飞絮“呀”地一声，急转身向她大步走去。他脑中只有一个念头：是谁？是谁？我不报此仇枉自为人！

柳飞絮欠起身子，见陆华怒气冲冲走来，还当是个梦，揉了揉眼睛，果然是陆华。她昨天在林中捡柴时遭人暗算，以后的事一概不知，喜道：“师哥，是你救了我么？暗算我的是谁？”忽见自己身上衣衫有异，“咦”地一声。

陆华见她脸上毫无戚容，倒也为之一惊，伸手扶起柳飞絮，沉着脸道：“师妹，你说：是谁？”

柳飞絮讶然道：“师哥，谁给我换过的衣服？是你么？”心想：陆华真是胡闹！两人虽已有婚姻之约，但终未成亲，他既替自己换过衣衫，必已碰过了自己的身子。一念及此，脸儿绯红，轻声道：“你就这般等不及？”

陆华见她粉脸含羞，眼角眉梢尽是柔情蜜意，不由大惊，暗忖：天底竟有这样的女子？忍不住打了个寒颤，退开一步：“你……你……，你真不知羞耻！”

柳飞絮道：“师哥，你说什么？你把衣服还给我。”

陆华将拾回的衣服往她怀中一丢，颤声道：“师妹，师妹！我可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我找到你时，你浑身上下一丝不挂，赤条条地躺在草窝里！你说：那个男人是谁？”他心如刀绞，怒发欲狂，口沫子溅了柳飞絮一脸。

柳飞絮脑中嗡地一响，顿时脸白如纸，久久瞧着陆华那张被愤怒与痛苦扭歪了的脸，颤声道：“师哥，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你说的是真的么？”

陆华大声道：“我没有疯！我干么要往自己头上扣绿帽子？”

“绿帽子”三字如三支利箭，扎进柳飞絮的心窝，她眼前一黑，身子晃了晃。陆华伸手扶住，手刚碰到她肩头，猛地省起：她身子已为旁人所污！忙又缩回手。

柳飞絮一口气转不过来，跌倒在陆华脚下，昏过去了。

陆华怔怔看着地上的柳飞絮，思如潮涌。一会儿想：我与她自小一块儿长大，情深义重，她惨遭不幸，身子为奸贼所污，错不在她，我不该厌憎她。一会儿又想：我是大名鼎鼎的少年英侠，若娶一个失贞女人为妻，要遭万人嗤笑，永生永世抬不起头来。一会儿又想：老天忒也无情，为何对我们这般残酷……

陆华少年成名，与柳飞絮行侠江湖，两人武功既高，人又俊美，被誉为武林的一对金童玉女，平生未受过大挫折，与人比武，胜多负少，耳中听到的尽是赞美之言，今日陡遭大祸，方觉自己是天地间第一不幸之人，伤心过度，愤懑难抑，狂性大发，忍不住一掌一掌向身边的大石上击去，口中狂喊：“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岩石在他的击打下，灰屑四溅。他郁怒难申，仍是一掌掌劈去。手掌肿了，皮破血流。他又拔出剑来，对准身周的松柏乱砍乱劈，眼中看去，这些松树柏树均幻化成一个个入影，在向他嘲笑戏谑。

他怒骂道：“你们笑我！你们笑我！”头上松针柏叶纷落如雨，他犹浑然不觉。

正在此际，柳飞絮醒了过来，见陆华形如疯魔，抡剑狂劈乱刺，一怔之下，便知其由，颤声叫道：“师哥！师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怕！”

陆华听得此言，霍地回头，怒道：“是谁？是谁？你说！你快说出来！”

柳飞絮见他满脸杀气，双目喷火，道：“师哥，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陆华道：“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仇是没法子报了，是不是？”

柳飞絮浑身发抖，掉下泪来。

陆华提剑踏进一步，恶狠狠地道：“飞絮，你身子已被奸人所污。你说该怎么办？”

柳飞絮哭道：“师哥，你不要逼我。我什么也不知道呀！我遭人暗算，被点了穴道，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陆华道：“师妹，你为何要去捡柴？你为何这般不当心？你说，你叫我日后怎么做人？你给我指一条路吧！”

柳飞絮打了个寒战，道：“师哥，你的话我不懂。”

陆华脸现失望之色，摇摇头，凄然道：“师妹，你既然不懂，我也不必多说了。”他叹一口气，把剑插回鞘中。

柳飞絮见他神气古怪，又将他方才言语思索一下，憬然而悟，只觉一股寒气钻入心里，颤声道：“师哥，你……你要

我……死？”

“死”字一出口，陆华听在耳中，不由得浑身一颤。

柳飞絮美艳绝伦、性子柔顺，乃是武林中头号美女。她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颗最亮的星星。官家庄群雄会聚，其中不乏名宿大侠，但只要柳飞絮一出现，那些翩翩侠少便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她。陆华一向以有一位受万众瞩目的未婚妻而自豪。今日明珠委地、光华褪尽，宝玉蒙垢，污斑难洗。昔日明艳照人的柳飞絮，在他眼中突然变成个蓬头跣足、肮脏无耻的下流女子。一想起她曾在此玉体横呈，受淫贼恣意摆布，心中更有一股说不出的厌恶。但要任她拔剑自刎，毕竟多年恩爱，于心不忍。

柳飞絮见陆华踌躇不语，霎时间万念俱灰，伸出手来：“师哥，把剑给我。”

陆华一惊，退后一步：“师妹，你干什么？”

柳飞絮惨然道：“师哥，我命苦。只盼你以后年年清明时节，到我坟前给我添一锹土，我就安心了！”

陆华只觉万箭穿心，落下泪来，泣道：“师妹，我……我……我……”他情不自禁，张臂将柳飞絮搂在怀中，放声大哭。

柳飞絮也泣不成声，她心一横，推开了陆华，顺手抽出他腰畔的利剑，叫道：“师哥，师哥！我去了！”

陆华抢上一步，伸手欲夺剑，手到中途，又猛然停住，睁着泪眼叫道：“师妹！我必为你报仇！”心中忽觉大愧，闭上双目，不忍看这幕惨相。

柳飞絮听得此话，便知陆华心意已决，心中一痛，再无迟疑，回过剑锋，往自己颈中割去……

呼地一声，一物飞来，撞在柳飞絮的剑上。柳飞絮手臂过电般一阵酸麻，宝剑脱手飞出，“铮”地钉在树上。

只见一颗松果在地上滴溜溜旋转。一人从大石后掠出来，大叫道：“柳姑娘不可如此！”

陆华吃了一惊，睁眼一看，此人剑眉斜飞，目如朗星，背负一口剑，身上衣衫已敝旧，足下蹬着一双麂皮薄底快靴，正是冷铁英的儿子冷虹生。

陆华骤遇冷虹生，不由大吃一惊，脱口道：“你，你，你怎会在此？”

柳飞絮从生到死，从死到生走了一遭，百感交集，“嚤”地哭出声来。

冷虹生道：“我已在此多时。陆兄，你的心也忒狠了！”

陆华心头一凛，寻思：此人交结青凤剑派邪徒，背父叛盟，桀骜不驯，与周天骐是一丘之貉，恶行昭彰，莫非是他坏了师妹的名节？他心中疑窦一启，看看冷虹生，又看看柳飞絮，厉声道：“飞絮！是不是他？”

柳飞絮被迫自尽，却为冷虹生所救，想起他一向待自己极好，心中大是感激，听了陆华恶狠狠的言语，心中又羞又悲，又忿又恼，气得浑身发抖：“师哥，你，你，你……”旋转身掩面疾走，连剑也不要了。

陆华呆了一呆，叫道：“师妹！师妹！”向冷虹生瞪一眼，拔步追去。

冷虹生负着大师兄周天骐的骨殖千里跋涉，来到凤栖谷时，祝夫人、刘二姐已率大众远遁。凤栖谷中景物依旧，却不见一个人影。他挖土成穴，将大师哥的骨殖掩埋，又垒石为坟，大哭一场，在坟前守了七日，仍不见青凤剑派回来。这一日，他撮土为香，在坟前拜了三拜，随后寻路出谷。眼望青山，心想：在父亲眼中我是个逆子，在江湖好汉眼中，我是个叛徒。却到哪里安身才好？

回想当日在家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父母慈爱、兄弟友谊，今日却形单影只，倍感凄凉，不由一阵迷惘，一颗心飘飘荡荡的，无所依傍。

青山虽好，但他是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如何耐得住独隐林泉的岁月？左思右想，决计还是回家，向父亲禀明大师哥周天骐不得不死的情由，劝父亲罢息干戈，不再与青凤剑派为敌。自然，依父亲的性子，多半不会宽宥周天骐，但若任周天骐死后犹负恶名，自己怎能心安？

计议既决，再无犹豫，纵使拚却一条性命，也要为周天骐一申冤屈。

冷虹生本是率性行事的人，平生又将“情义”二字看得极重。他走下山来，忽听得陆华拍石斩树的狂喊声，起先还当是有人厮斗。循声寻来，没想到是陆华与柳飞絮两人一哭一闹。

他以石蔽身，将两人的言语听了个大概，似乎是柳飞絮做了什么错事，所以陆华怒不可遏。

在冷虹生心目中，柳飞絮便如天仙下凡，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good 女子。见陆华那般恶狠狠地对待她，心中早已窝了一口气，只因陆柳二人是未婚夫妻，自己不便置喙，才强自按捺。直到柳飞絮要横剑自刎，他下加思索，当即出手干预，救下了柳飞絮的一条性命。

冷虹生不知前因后果，更不知柳飞絮究竟做了什么事，这时见柳飞絮且哭且奔，陆华仍是怒气冲冲，心中好生纳闷。转眼一看，柳飞絮的那把剑仍钉在树上，便拔了下来，举步向陆柳二人追去。

柳飞絮既哀自己不幸，又伤陆华无情，掩面狂奔，自己也不知当去哪里，一口气奔去，却来到一座悬崖之上。

悬崖下云雾翻滚，不知有几多深。山风劲急，似乎像一只大手，在背后推着她一步步走向崖边。

陆华随后赶到，见柳飞絮摇摇晃晃地伫立崖边，只要再前行一步，便将坠落，一颗心狂跳不已，叫道：“师妹！师妹！”

柳飞絮脑中浑浑噩噩，这时叫山风一吹，方有些醒过神来，心知只要纵身一跃，世上再无自己这个人，一了百了，倒也简捷爽快。但想到自己这一死，并不能得到陆华的原宥，终不甘心，便缓缓转过身来，凄然道：“师哥，咱俩情投意合如许年，你真的舍得我去死吗？你老实实在回答我，不要拿虚言来哄我，骗我。”

陆华心中十分矛盾，落下泪来，泣道：“师妹，你晓得的，我是宁可自己去死，也不愿让你受半点委屈。你被青凤剑派掳去后，我百寻无着，恨不得一头碰死。小时候，咱俩一块学剑。有一回，师父嫌你老学不会‘绿浪翻滚’那一招，罚你不得吃饭，是我到厨房去偷出三只馒头给你充饥。结果被师父发现。我挨了师父一顿好打，身上虽疼，心里却大感欣慰，因为我自觉终于能为师妹你做一点事了……”

柳飞絮道：“是的。我给你上金创药，问你疼不疼？，你还说：‘不疼不疼！我愿天天挨一顿打，只要师妹来给我敷伤。’你记得么？”

陆华道：“是啊！我都记得。我那时便想：将来一定要娶你为妻！这辈子若得不到你，我决不会另娶别个女子……”

柳飞絮道：“师父看出了我们的心思，早早给我们定了亲。师哥，我心中除了你，别的什么也不牵挂。我一向最听你的话。你说如何我便如何，从未违拗你的心意。你要强好胜，企盼成为一代名侠，受万众钦服，我都明白。咱们学武的，有几个不想成为天下第一？你是男儿汉大丈夫，该当奋发向上，建功立业。我只是个平常的女子，除了辅佐夫君，并无自己的打算。我命不

好，身遭大辱，实也无颜活在人世……师哥，我要你明白，我不想死。但如你一定要我死，我靚颜偷生，又有什么味道？我只盼你亲口说一句话：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该死？”

柳飞絮睁大泪眼，目不转睛地看着陆华。

冷虹生已然赶到，见柳飞絮摇摇欲坠，一颗心提到了喉咙口，却不敢出声，惟恐她受惊吓，坠身悬崖。

陆华一转眼，见到冷虹生站在身侧。霎时间，他心中百念纷呈。他并非奸恶之徒，名心虽重，终有羞恶之心，今日之事若传扬开去，日后如何做人。当下恶声恶气道：“冷虹生，你跟定我们，意欲何为？你要想看陆某的笑话，是也不是？”

冷虹生一愣：他俩到底搞什么名堂？道：“陆华，柳姑娘站在那里十分危险，你快叫她下来呀！柳姑娘！柳姑娘！我给你送剑来了，这是你的剑！”他捧剑走上几步。

陆华挺身拦住，怒道：“冷虹生！我实话告诉你：冷、龙两位盟主已颁下严命，要将你缉拿归案！你快给我滚开！若再啰嗦不了，休怪我翻脸无情！”他夺过柳飞絮那口宝剑，剑锋闪闪，对准了冷虹生。

冷虹生实是一片好意，岂知陆华对己满怀敌意，不由得气往上冲，转眼见柳飞絮哀伤欲绝的模样，强自忍住，正色道：“陆少侠的好意，小弟心领了。此刻柳姑娘尚有性命之虞，我可不能袖手不理。便是有天大的事，你也该先让柳姑娘下来再说。”又叫道：“柳姑娘，你下来吧，那儿太危险！”

柳飞絮听而不闻，道：“师哥！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

陆华当冷虹生未到之际，与柳飞絮共忆往事互倾衷肠，心底实是万分割舍不下这如花似玉的师妹。偏偏冷虹生赶到，又横插一杠子。他心中羞怒难当，心肠复又转硬，暗道：你当着外人的面逼我，哪还顾及我半分面子？当下冷着脸道：“师妹，你的话

甚多，我不记得你说过什么。你下来吧，咱们的事自己料理，不必张扬给外人听！”说罢斜了冷虹生一眼，心下嘀咕：宫家庄上，他对师妹十分殷勤，早就不怀好意。师妹遭淫贼侮辱，他跟着便冒将出来，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嫌疑！陆华心念电转之下，蓦地生出一计，转脸道：“冷公子，她还是比较肯听你的话，你去把她扶过来吧！”

冷虹生只盼柳飞絮脱离危地，不加思索地上前数步，伸手要去拉柳飞絮。

柳飞絮一颗心全放在陆华身上，神智不甚清醒，忽见冷虹生走上来，两手连摇，锐声叫道：“你走开！你不要过来！你走开！”提足往后退去，脸上一片惊惧之色。

冷虹生见她双足再退半尺，便将掉下去，不敢再行上前，温言道：“柳姑娘，我是冷虹生，你不认得我了么？你要跟陆大哥说话，过来说不好么？陆大哥为人最好，他最爱惜你。适才他言语间得罪了你，此刻正后悔无已。他命我来请你过去。两人有什么误会，说开了就好。你过来，你过来……”

柳飞絮呆呆地看着冷虹生，似乎不认识一般，良久，方迟疑地问：“你是冷虹生？是的，是的，是你是你！你怎知他心中后悔？你怎知他最爱惜我？”

冷虹生见她神志恍惚，说傻不傻，说明白又不甚明白，实不解两人为何失和，竟弄到如此地步。随口道：“这都是陆大哥亲口告诉我的。他说要向你赔罪。只要你肯原宥他，他日后要加倍对你好！陆大哥还说要与你成亲，与你恩爱厮守，白头偕老。你快过来！”

柳飞絮想起曾有无数个夜晚，自己与陆华在月下练剑、花前谈心，陆华说过无数这样甜蜜的情话。苍白的脸上泛起一层红晕，呐呐道：“从前他是说过的，说过很多很多。我都记得。师

哥，我要你再说一遍。”恍惚中，她看到陆华就在跟前三尺之地，又英俊，又神气，又威武，又温柔。情不自禁伸出手，跨出一步又一步，口中絮絮道：“师哥，你的话我最爱听了。你说过，咱俩成亲后要生五个儿子，五个女儿。儿子都像你，女儿都像我。咱们要盖一座大庄子，让咱们的儿女们不再居无定所。咱们还要在屋前屋后种许许多多的果树，栽许许多多的花草。让咱家一年四季花香四溢、鲜果满枝……”

陆华听柳飞絮口中絮絮地说着情话，又见她眉梢生春，眼角含情，显是神智不清，误将冷虹生当作自己，心中又是感动又是惭愧。他抢上去，拨开冷虹生，抓住了柳飞絮的双手。转眼一看，冷虹生面红耳赤，双目痴痴地看着柳飞絮，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顿感心中酸溜溜地，极不受用，暗忖：我的话师妹不听，她对冷虹生却言听计从，让她下来，她便下来，这是何故？又想：冷虹生当着我的面已对师妹这般，若是背着我，又会如何？这小子能背叛亲父，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

陆华越想越疑，越疑越忌，越忌越怒，胸中妒火熊熊，再难压抑，一把将柳飞絮拽到身后，大喝道：“冷虹生！”

这声喝，犹如打了个晴天霹雳，冷虹生着实吓了一跳，问道：“陆大哥有什么吩咐？”

陆华道：“这里没有你的事啦！你走吧！”

冷虹生见他竟尔翻脸，不由得一愣，暗道：柳飞絮神志失常，陆华也疯疯癫癫，名动江湖的“飞絮落花黑白剑”竟变成这副模样，若非亲眼目睹，叫人万难相信。便把手一拱，道：“如此小弟告辞！”向柳飞絮瞥了一眼，转身便走。

陆华眼见冷虹生并不回头，越走越远，这才回过头来，冷冷地看着柳飞絮，紧绷着脸一言不发。

柳飞絮犹沉湎于幻境中，满脸的倾慕爱恋之情，痴痴迷迷地

望着陆华，喃喃自语：“师哥，你说过你心中只有一个我，我心中也只有一个你。你活着是为了我，我活着也是为了你。我要死也得死在你前头，若是你比我先死，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世上，毫无生趣，生不如死……”她声音越来越低，终不可闻，只见两片嘴唇在微微翕动。

陆华看了她这副模样，暗暗心惊。这些言语俱是当日两人情浓之际所说过的。柳飞絮显然已中邪入魔，疯了。他从心底生出一股惶怖之意，只想拔足逃跑，远远离开这里。

他后退几步，心中忽有一个声音道：“陆华，你与柳飞絮相亲相爱，已有婚约，如今她身遭大难，你丢下她掉头不顾，宁不自惭么？”跟着又有另一个声音道：“柳飞絮已失身匪人，败了妇德，你堂堂男儿汉，岂能为一个失贞的女子自毁前程？”头一个声音道：“做人不可薄情无义，她身心两伤，正该你挺身而出，加倍爱护她、保护她，与她同生共死！但使问心无愧，旁人的流言蜚语不必理会。”后一个声音道：“妻子如衣服，衣服破损，换一件便了。她不贞不节，丢开她，错不在你。你是大名远扬的英俊侠少，岂可穿别人穿过的破衣？你为女色所惑，优柔寡断，势将后患无穷！”

两个声音在他脑中驳诘辩难，言辞咄咄，互不相让，搅得他心烦意乱，委决不下。忽见柳飞絮又走向悬崖，这时他要抢上拦住，只须纵身一跃即可，但双足似被定在地上，张口欲呼，也没发出声音。他眼睁睁地看着柳飞絮一步一步走向崖边，自己的一颗心咚咚咚跳得像擂鼓。

柳飞絮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她两眼平视悬崖外的云海。云海茫茫，白浪轻柔地波动，阳光照射着云海，幻现出七彩的虹霓。那是个神秘绚丽的仙境。柳飞絮恍惚间看到云海中央若隐若现的仙岛。仙岛上鸟语花香、芳草青青。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前，

她的情郎正微笑着向她张开有力的双臂……

当柳飞絮提起右足将要踏上云海之际，陆华陡然间感到极度的恐怖。身后似乎有人喊了一声。只见柳飞絮的身子先是向后一晃，竭力要想转过头来，紧跟着似被人拉了一把，右肩向前一倾，掉了下去。

“啊！”一声尖叫从云海里传来。

白茫茫的云海仍然轻柔波动，闪现着七彩的虹霓。

陆华呆了呆，疯子一般奔到悬崖上，俯身狂呼：“师妹！飞絮！”

凄厉的声音在群山间回荡。

“陆华！你心如蛇蝎，冷酷无情！”一个愤激的声音，在陆华脑后响起。

陆华吓了一跳，回过头来，看见的是冷虹生铁青的脸，刀子一般的目光。

这脸坚硬胜铁，这目光锋利逾刀。陆华胆寒了，他身后是云海，退无可退，眼前这人只要伸手一推，自己便会掉进万丈深谷，粉身碎骨。他的傲气、他的意志在刹那间突然崩溃、消失，他冷汗淋漓，颤声叫道：“你，你干什么？不是我，不是我！是她自己，是她自己跳下去的，老天可以作证！……”他双膝虚软，全身脱力，好像要跪下来似的。

冷虹生方才并未走远，躲在树后察看陆柳二人的动静，等到柳飞絮再度踏上悬崖，陆华近在咫尺却不阻拦，他一急之下，高声呼喊，飞身抢出，但还是晚了一步，眼睁睁瞧着柳飞絮翻身坠崖。

这悬崖下云雾封锁，深不可测，掉下去多半不幸，但这时冷虹生心中惟有一个念头：我要下去，老天保佑柳飞絮平安。他身

边本就带着一盘麻绳，迅速解下，一头拴在树上，又怕绳不够长，叫道：“姓陆的，你解下腰带给我！”陆华犹未从剧震中省过神来，依言解下腰带。冷虹生解下自己的束腰丝绦，将两根腰带都连结在麻绳上，手握麻绳，厉声道：“姓陆的，你在此等着，若是……若是柳姑娘不幸，我不会饶过你的！”狠狠瞪了陆华一眼，缁绳吊下崖去。

陆华当柳飞絮掉下崖时，心中又痛又悲，悔疚难当，觉得自己确是个负义薄幸、毫无心肝的人。这时崖上剩他一人，虽然头顶阳光普照，但犹觉冷嗖嗖的，心头一阵哀伤、一阵凄凉，一阵孤单，眼泪又流了出来，呆呆坐在地上饮泣。

这么多年来，他与柳飞絮形影不离，两人有如一体，突然之间天降厄运，一生一死，人鬼殊途，叫人难以相信，又不能不信。

孤零零地坐在山顶，他觉着自己是最不幸的人，心中空落落的，不知该如何才好。

那根拴在树上的麻绳已绷得矢一般挺直，微微颤动，看上去像是有生命的活物。

陆华把手搭在绳上，麻绳在他掌心弹跳，可以想见冷虹生正在绝壁上一尺一尺缁下去，也可以想见在深深的谷底，柳飞絮已摔得血肉模糊。

陆华打了个寒噤，蓦地想起冷虹生的话：“若是柳姑娘不幸……我不会饶过你！”此人亲眼见到自己见死不救种种情状，若到江湖上大加宣扬，自己势将无法在武林立足，怎还谈得上荣名声誉？

一想到自己为千夫所指，终生抬不起头来，陆华顿感栗栗惶惧，坐立不安。

他一下子清醒了，弹身跳起，心道：一不做二不休，是他自己撞上来的，命该如此，怨不得我。